



##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汉泰语“状+‘地’”“‘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状”的语序及状语标记的分布规律

### A Study of “Ad+ ‘地’” “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 Ad” Order and Adverbial Modifier Marker Distribution Criteria in Chinese and Thai through a Typological Lens

魏雅静

SUPIDCHAYA AMKID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weijajing0211@163.com

Received: 04 January 2024 / Revised: 05 June 2024 / Accepted: 12 June 2024

#### 摘要

汉泰状语结构的对比研究历来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两者在语序上的不同是导致泰国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状语时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然而，既有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对对比结果的描写，并未深入探讨背后的原因。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深入探索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汉泰语“状+‘地’”“‘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状”的语序差异的根源，二是汉泰状语标记的具体分布规律。研究发现，汉泰语“状+‘地’”“‘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状”的语序差异与“核心-从属语理论”及“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有关。此外，汉语状语标记“地”与泰语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的出现与否，均可以通过“距离-标志对应律”“重度-标志对应律”两大人类语言共性来解释。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丰富和深化汉泰状语对比研究，同时对国际中文教育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汉泰；状语语序；地；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语言类型学

#### ABSTRACT

Previou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adverbial modifiers in Chinese and Thai have constantly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ese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noticeable differences in the order of adverbial modifiers between both languages, leading to incorrect usage by Thai learners of Chinese. Nevertheless, most previous studies emphasize providing descriptive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and do not offer plausible explanations for such differences. This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analyze two issues in the use of adverbial modifiers in Chinese and Thai through a typological lens. The first issue concerns the causes for differences in the order of “Ad+ ‘地’” “อย่าง ja:n<sup>21</sup>+ Ad” in Chinese and Thai, while the second issue pertains to the criter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adverbial modifier mark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that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placement order of “Ad+ ‘地’” “อย่าง ja:n<sup>21</sup>+ Ad” in Chinese and Thai could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head-dependent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In additi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adverbial modifier marker “地” in Chinese and “อย่าง ja:n<sup>21</sup>” in Thai could be explained using the Heaviness-marking Correspondence and Distance-marking Correspondence rule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ould offer in-depth insights into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dverbial modifiers in Chinese and Thai, contributing to th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words:** Chinese, Thai, Adverbial modifier markers, 地, อย่าง ja:n<sup>21</sup>, Typology

## 一、引言

状语或谓语的修饰语是几乎所有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句法成分。除了状语，许多语言还有特定的标记或标志词来明确指出这类句法结构。从当代语言类型学角度（以下简称“语言类型学”）看，我们关注的是人类语言中不同成分的排列规律，或者说语序类型学研究。语序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及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句子成分之间的顺序安排。其实，这些建立的理论及原则主要是基于语言类型学家对众多语言实例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的。对于谓语中心词和状语的语序，我们同样可以借助语序类型学中的知识来进行阐释。

笔者一直对汉泰状语的语序对比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经过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发现绝大多数学者都指出，汉泰状语之间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状语的语序上。具体来说，汉语中的状语通常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前，而泰语中的状语则出现在谓语中心词之后（参考孙汉苹，1995；陈京苗，2005等）<sup>1</sup>。但是，为何这两种语言状语在句子中会有如此不同的排列，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此外，与汉泰状语语序的对比研究相辅相成的，还有汉泰状语标记的对比研究。从语言形态类型学上看，汉语和泰语均被归为孤立语。两种语言中都有专门的词作为状语标记：汉语“地”和泰语“อย่าง ja:n<sup>21</sup>”。但是，关于这两者的研究深入程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汉语的“地”在国内已经被深

<sup>1</sup> 泰语中也存在前置状语，以往研究如舒欢欢（2010）、尹正莉（2011）等都提到了这种语言现象。但从语言类型学上看，由于泰语后置类状语更多，所以被视为典型的 SVO 语言之一（参考刘丹青，2003）。也就是说，语言学界比较支持泰语状语的常规语序是后置于中心语的观点。对于前置类状语的出现，笔者认为潜在原因与语法化、范围原则等因素有关，它们的语序不能代表泰语状语的常规语序。



入探讨，积累了众多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泰语的“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在泰国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同等深度的探索，尤其是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的状语标记分布规律。在中国语言学领域，状语标记“地”的普遍性已被许多学者提及。笔者认为，“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在句中的使用可能也与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或语言共性有关。

基于语言类型学研究，深入分析汉泰语带状语标记的结构及其状语标记的分布规律能够为两者的对比研究带来更深入的见解：首先，这为汉泰状语之间的语序差异提供了更为精准的解释；其次，这也验证了汉泰状语标记的分布规律与人类语言的普遍性是相契合的。

为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汉泰平行语料作为参考，即选取了中国现代小说及其在泰国的译本中的相关例句<sup>2</sup>。换句话说，本文将依赖这两种语言的实际应用来验证所提出的观点。

## 二、本文的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 2.1 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在语言类型学理论与对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第一，语言类型学。其最终目标除了追求所谓“语言共性”以外，还要解释语言“为何如此”。（参考陆丙甫、金立鑫，2015：9）。第二，对比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研究不同，其更强调对比的不同之处，即“对比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许余龙，1992：13）。

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在语言类型学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目的是为汉泰语中找出更多的语言共性，因此在讨论中没有详细讨论所比较的语言现象的不同之处。

### 2.2 相关研究

关于汉泰状语的对比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构成状语成分的词语对比及其与状语标记共现的问题。在汉泰语中，构成状语的成分基本相同：汉语副词、形容词、动词等能作状语，泰语中情况相同。然而，在各类状语与状语标记共现的问题有同有异。比如汉泰语表示否定、范围等副词以及介词短语一般可以直接作状语。汉语状语标记“地”能够与很多由不同词性充当的状语共现，如动词、名词、数量词等，而泰语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只能与副词、形容词、动词共现（详见魏雅静，2024）。关于状语标记的隐现问题比较复杂，比如汉语数量词作状语时一般不带“地”，但数量词的重叠式带不带“地”都可以。泰语数量词作状语时不能带“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舒欢欢，2010、尹正莉，2011）。汉语象声词作状语时可带“地”，而泰语象声词作状语时不能带“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如“风呼呼地刮”与“ลมพัดฮูฮู lom<sup>33</sup>pʰat<sup>45</sup>hu:<sup>33</sup>hu:<sup>33</sup>”（颜雪云，2009）等。

<sup>2</sup> 本文所参考的中国现代小说包括巴金的《家》、《春》、《灭亡》以及《狗》。



第二，状语标记（标志词）的对比。江竹青（2008）、颜雪云（2009）、舒欢欢（2010）、尹正莉（2011）、冯歆桐（2014）、赵三坤（2015）、汪牡丹（2018）、余茵（2019）等都提到了汉语状语标记“地”与其相对应的泰语状语标志词。他们都认为“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是最典型的状语标志词，其他词语不如“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讨论汉泰状语标记的对比时，主要从句法层面上进行比较，没有从多个层面分析这些备选状语标志词为何能充当状语标志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魏雅静（2024）在已有研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语义、句法以及语用三个层面讨论了汉泰状语标记的对比问题。该文提出泰语中只有“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最适合作为泰语的状语标志词，其与“地”的相似度也是最高的。其他备选状语标志词实际上只有在语义层面上与“地”具有部分共同点。如“高声地说”在泰语中表达为“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ด้วยเสียงดัง to:p<sup>21</sup>klap<sup>21</sup>paj<sup>33</sup>duaj<sup>41</sup>sian<sup>14</sup>dan<sup>33</sup>”中的“地”与“ด้วย duaj<sup>41</sup>”的性质并不相同：“地”是状语标记，“ด้วย duaj<sup>41</sup>”是介词短语中的内部成分，是介词短语直接作状语的情况等。笔者认同魏文的观点，所以本研究中只将“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视为泰语状语标志词。

第三，状语的排列顺序的对比。关于状语的排列顺序的对比分析，可以分为单项状语的语序对比以及多项状语的语序对比两种情况。以往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泰状语语序上的差异问题，但没有对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详细解释。例如颜雪云（2009）在陆丙甫（1993）的轨层结构理论及语义靠近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汉泰状语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该文认为虽然汉语状语前置，泰语状语后置，但是各项状语之间的语序基本都遵循了轨层结构理论及语义靠近原理。

第四，从语言类型学理论对汉泰语状语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入手，学者的主要研究结果体现在对汉泰状语的语序规律的描写上，即认为汉语状语的语序与其他 VO 型语言中状语的语序不同，而与日、韩语等 OV 型语言中状语的语序相同。柯伟智（2012）认为“泰语属于典型的向右分支语言，而汉语是偏于向左分支语言”。吴素华（2014）考察了汉泰状语在位置分布上的异同：汉泰语中，状语可以出现在“[ ]SVO”“S[ ]VO”以及“SVO[ ]”三个位置上。该文认为，只从位置的分布上看，汉语状语的位置与泰语状语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两者真正的差异在于所谓的“常规位置”，即汉语中，状语最常出现在主语和动词之间，所以“S[ ]VO”是汉语状语的“常规位置”，而泰语中，状语常出现在动词之后，也就是说，“SVO[ ]”是泰语状语的“常规位置”。

总的来说，以往研究通过不同角度对汉泰状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会发现至今仍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汉泰状语语序不同的潜在原因，其中就是“状+‘地’”以及“‘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状”的语序差异问题。若能为这种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汉泰状语的对比研究就会越来越深入。另一个问题是汉泰状语标记在句中的分布规律的问题研究。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见。为了使汉泰状语对比研究取得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地”与“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在句中的分布规律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方法。因此，笔者将尝试在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及原则的基础上解释汉泰状语的语序及标记的分布规律。



### 三、从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理论看汉语“地”字结构与泰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字结构的语序

Dryer (1992) 在 Greenberg (1963) 的和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核心-从属语”理论 (the Head-Dependent Theory: HDT)<sup>3</sup>。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来解读不同语言的语序规律。其中，以 V (核心) 和 O (从属语) 的语序为主要参照：在 VO 语言中，状语成分，也就是从属语往往位于其中心语后面。接着是语言象似性：我们主要以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以及内小外大 (或大块置前、大块置末) 的倾向为指导来考察汉语“地”字结构 (状+‘地’+动) 与泰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字结构 (动+‘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状) 的语序。

表 1 汉语“地”字结构、泰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字结构的语序规律比较

| 相关理论及原则    | 汉语的“AdVO”语序 | 泰语的“VOAd”语序 | 例句                                                                                          |
|------------|-------------|-------------|---------------------------------------------------------------------------------------------|
| “核心-从属语”理论 | 不和谐         | 和谐          | 汉：他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
| 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  | [Ad[VO]]    | [[VO]Ad]    | 泰：เขาศึกษาปัญหานี้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
| 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 | Ad>V        | V>Ad        | suək <sup>21</sup> sa: <sup>14</sup> ja:ŋ <sup>21</sup> la <sup>45</sup> ɰiat <sup>21</sup> |
| 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  | 状在先，中在后/伴随  | 中在先，状在后/伴随  | 研究 地 详细                                                                                     |
| 内小外大的倾向    | 符合 (大块置前)   | 符合 (大块置末)   |                                                                                             |

注：Ad 代表状语；V 代表动词；O 代表宾语；

“>”表示前于

表 1 中，我们分别在若干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及原则的基础上考察汉语“地”字结构及泰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字结构的语序。笔者认为，了解这些理论及原则如何对汉语“地”字结构、泰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字结构的语序产生影响，能为我们揭示汉泰状语语序差异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

首先，汉泰语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都遵循“核心-从属语”理论。但两种语言的状语的语序存在显著差异，即汉语状语位于核心动词前面，这与“核心-从属语”理论所预测的不符；而泰语状语位于核心动词、宾语的后面，与“核心-从属语”理论是一致的。如表上的例句所示，汉语状语“详细地”位于核心动词“研究”之前，而泰语状语“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ja:ŋ<sup>21</sup>la<sup>45</sup>ɰiat<sup>21</sup> (详细地)”位于核心动词“ศึกษา suək<sup>21</sup>sa:<sup>14</sup> (研究)”之后。需要强调的是，该理论只是用于判断一种语言是否属于典型的 VO 型语言或 OV 型语言的基本理论。汉语被判断为非常不典型的 VO 型或 SVO 型语言 (参考刘丹青, 2022) 的原因跟该条理论有直接关系。

<sup>3</sup> “核心-从属语”理论源于 Greenberg 于 1963 年提出的“语序和谐”概念，并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自那时起，这一理论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其中，Lehman (1987)、Hawkins (1983) 和 Dryer (1992) 等人在这—领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陆丙甫和金立鑫 (2015) 对这些重要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评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核心-从属语”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语言结构的认识，也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是指“意义上关系密切的成分在结构上也靠近”（陆丙甫、金立鑫，2015）。从语义距离象似性来看，无论状语在 VO 前面还是后面都会被看成 VO 的外层，即[Ad[VO]]（汉语）和[[VO]Ad]（泰语）。这样看来，汉泰状语的语序都符合该条象似性原则：如表上的例句所示，汉语状语“详细地”位于核心动词“研究”和宾语“问题”的外层，而泰语状语“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ja:n<sup>21</sup>la<sup>45</sup>ɰiat<sup>21</sup>（详细地）”位于核心动词“ศึกษา su:k<sup>21</sup>sa:<sup>14</sup>（研究）”和宾语“ปัญหา pan<sup>33</sup>ha:<sup>14</sup>（问题）”的外层。也就是这条原则不是汉泰状语产生语序差异的关键因素。

第三，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是指“越容易识别的成分前置的倾向就会越大”（陆丙甫、金立鑫，2015）。在可别度领先象似性上，可别度高的成分倾向于前置。由于 V 和 O（O 常常由名词或代词充当）的可别度一般比状语（常常由副词、形容词等充当）的可别度更高<sup>4</sup>，相对来说，状语位于 VO 的后面更符合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这样，泰语的 VOAd 语序就是从可别度更高的成分到可别度更低的成分来排列的，如例句中“ศึกษา su:k<sup>21</sup>sa:<sup>14</sup>（研究）”（V）> “ปัญหา pan<sup>33</sup>ha:<sup>14</sup>（问题）”（O）> “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ja:n<sup>21</sup>la<sup>45</sup>ɰiat<sup>21</sup>（详细地）”（Ad）的语序，而汉语的 AdVO 语序却将可别度更低的成分放在可别度更高的成分之前，如例句中“详细地”（Ad）> “研究”（V）> “问题”（O）的语序。因此，泰语中使用的 VOAd 语序不仅符合“核心-从属语”理论，而且还符合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这进一步证实了 VOAd 语序是更为优越的语序（优势语序）。

第四，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是指“先发生的成分前置于后发生的”。<sup>5</sup>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条原则。实际上这条原则与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具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先发生的成分倾向于前置。也就是说，先发生的成分的可别度高于后发生的成分。我们再看汉语的 AdVO 语序和泰语的 VOAd 语序。汉语中，AdVO 语序符合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是因为 Ad 发生的时间一般是先于 V 或者与 V 同时发生的；泰语中，VOAd 语序也符合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是因为 Ad 发生的时间一般是后于 V 或者与 V 同时发生的。这样看，两者的语序都是可别度高的成分前置于可别度低的成分。但问题是，前面当我们以跨词类的可别度等级为标准时，汉语的 AdVO 语序是违背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的。那么，汉语的 AdVO 语序到底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还是违背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呢？我们认为，汉语的 AdVO 语序实际上是符合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的：从时间顺序上看 Ad 先于 V，这意味着它的可别度也高于 V。正是因为这条象似性原则在起作用，所以汉语状语要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前，表示状语是先发生的（汉语补语表示后发生的，或表示结果）；泰语状语一般用于表示动作进行时的伴随状态或动作进行后的状态及结果，所以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后。如例句中，汉语状语“详细地”表示动作者“研究”时的伴随状态，不能视为动作进行后的结果；泰语状语“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ja:n<sup>21</sup>la<sup>45</sup>ɰiat<sup>21</sup>（详细地）”在没有特定的语境下，除了表示动作者“ศึกษา su:k<sup>21</sup>sa:<sup>14</sup>（研究）”时的伴随状态以外，还能表示“ศึกษา su:k<sup>21</sup>sa:<sup>14</sup>（研究）”后的结果。从两种结构的所具有的语法意义来看，“อย่าง

<sup>4</sup> 陆丙甫（2005：14）对跨词类的可别度等级的假设为“名词>动词>形容词>虚词”（>表示可别度高于）。

<sup>5</sup> 早期的汉语本体研究，如戴浩一（1988），认为这条象似性原则对汉语语法（汉语的词序）具有较大的影响。



ja:n<sup>21</sup>” 字结构因含有[+后于动作]义，所以其不仅能用作汉语状语结构的对应形式，而是还能用作汉语述补结构的对应形式（参考魏雅静，2024：10）。

第五，内小外大的倾向，是指“长度大的成分往往在外层（最前面或最后面），而长度较小的成分往往在内层（靠近核心）”（陆丙甫，2006）。在内小外大的倾向上，汉语和泰语状语的语序都符合这种倾向：汉语状语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前，其有往前（往左）扩大的可能（从单项状语到多项状语的扩大）；泰语状语位于谓语中心词、宾语之后，其有往后（往右）扩大的可能。所以“地”前面或“อย่าง ja:n<sup>21</sup>”后面都为插入更复杂的状语提供了充足的位置。根据以上的例句，笔者可以给例句中的汉泰状语成分增加复杂度，比如将“详细地”变成“非常详细地”（偏正结构），将“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ja:n<sup>21</sup>la<sup>45</sup>Ɂiat<sup>21</sup>（详细地）”变成“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และรอบคอบ ja:n<sup>21</sup>la<sup>45</sup>Ɂiat<sup>21</sup>le<sup>45</sup>ro:p<sup>41</sup>kʰo:p<sup>41</sup>（详细而谨慎）”（并列结构）等。

总的来说，汉泰语“状+‘地’”“‘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状”的语序之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主要跟和谐-从属语理论及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有关，尤其是从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上看，汉语中，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前的状语主要描述动作进行之前或进行时的伴随状态；而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后的补语则主要描述动作完成后的结果。与此相反，泰语中，不像汉语那样能将谓语修饰语分为两个不同的句法成分。在泰语中，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后的状语往往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时的伴随状态（与动作行为同时进行）或者表示动作行为进行后的状态或结果。

#### 四、“地”“อย่าง ja:n<sup>21</sup>”与“距离-标志对应律”

“距离-标志对应律”揭示了附加语与核心语之间的一种重要关系：附加语离核心越远，就越需要额外的显性标记来明确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一规律由陆丙甫在 2004 年提出并详细阐述（陆丙甫，2004：3）。简单地说，附加语通常应紧密地位于核心语旁边以清晰地表达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然而，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当附加语与核心语的距离拉远时，为了保持清晰的语义表达和理解，我们通常需要借助显性的标记来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做法有助于消除歧义，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通过理解并运用“距离-标志对应律”，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语言，提高沟通的准确性和效率。陆丙甫（2004）认为在不同语言的不少语言形式中，语法标记的有无是跟“距离-标志对应律”这条语言共性有关系。其中，状语标记是否出现也跟该条共性有关。例如：

（例句引自陆丙甫，2004）

- |                                  |   |                                           |
|----------------------------------|---|-------------------------------------------|
| (1) a. 他再次 <u>认真(地)</u> 考虑了这个问题。 | 与 | 他 <u>认真*(地)</u> 再次考虑了这个问题。                |
| b. He drives <u>slow (ly)</u> .  | 与 | He [ <u>slow*(ly)</u> ] [drive his car]]. |

(1a) 中，当汉语形容词“认真”与核心动词“考虑”的距离相近时，状语标记“地”可以省略；当汉语形容词“认真”与核心动词“考虑”的距离变得更远，状语标记“地”不能省略。(1b) 中，当



英语形容词“slow”与核心动词“drive”的距离相近时，副词后缀“-ly”可以省略；当英语形容词“slow”与核心动词“drive”的距离变得更远（当宾语出现时，状语变为动宾结构的外层）时，状语副词后缀“-ly”不能省略。

由此可见，状语标记“地”或副词后缀“-ly”的出现可以降低人们解码谓语中心词与其修饰语之间的语义关系的难度，得益于这两个标记，即使状语与中心语之间的距离变远，我们也不难看出两者的语义关系。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陆文的发现告诉我们虽然汉语与英语属于形态类型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也能为两者找出其中的共性，如使用“距离-标志对应律”解释两种语言的状语标记的分布规律。那么，在汉语和泰语中，也就是属于形态类型相同的语言中，就应该具有更多的共性：我们认为在泰语中，当可带可不带“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的状语与核心动词的距离越远，“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同样更难省略。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还将尝试把带“地”的状语与带“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的状语移到核心动词旁边，然后看看“地”“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是否能够省略。这种方法既可以证实距离-标志对应律的作用，也能帮助我们解释如果距离不是影响“地”“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出现的唯一因素，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导致其不能被省略。

下面的例句表面上属于同一个情况，即状语带“地”或“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是受了距离-标志对应律所影响的。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并不相同。

(2) 从里面送出来孩子们的笑声，长久地在我的耳边荡漾。(巴金《狗》)

|                         |   |                                                         |                       |                                       |                     |                                       |                                       |
|-------------------------|---|---------------------------------------------------------|-----------------------|---------------------------------------|---------------------|---------------------------------------|---------------------------------------|
| a. <u>长久地</u> 在我耳边荡漾    | 与 | กังวานก้อง                                              | อยู่                  | ข้างหู                                | ฉัน                 | อย่าง                                 | ยาวนาน                                |
|                         |   | kan <sup>33</sup> wa:n <sup>33</sup> ko:ŋ <sup>41</sup> | ju: <sup>21</sup>     | kʰa:ŋ <sup>41</sup> hu: <sup>14</sup> | teʰan <sup>14</sup> | ja:ŋ <sup>21</sup>                    | ja:w <sup>33</sup> na:n <sup>33</sup> |
|                         |   | 荡漾                                                      | 在                     | 耳边                                    | 我                   | 地                                     | 长久                                    |
| b. <u>长久(地)</u> 在我耳边荡漾  | 与 | กังวานก้อง                                              | อยู่                  | ข้างหู                                | ฉัน                 | (อย่าง)                               | ยาวนาน                                |
|                         |   | kan <sup>33</sup> wa:n <sup>33</sup> ko:ŋ <sup>41</sup> | ju: <sup>21</sup>     | kʰa:ŋ <sup>41</sup> hu: <sup>14</sup> | teʰan <sup>14</sup> | (ja:ŋ <sup>21</sup> )                 | ja:w <sup>33</sup> na:n <sup>33</sup> |
|                         |   | 荡漾                                                      | 在                     | 耳边                                    | 我                   | 地                                     | 长久                                    |
| c. 在我耳边 <u>长久(地)</u> 荡漾 | 与 | กังวานก้อง                                              | (อย่าง)               | ยาวนาน                                | อยู่                | ข้างหู                                | ฉัน                                   |
|                         |   | kan <sup>33</sup> wa:n <sup>33</sup> ko:ŋ <sup>41</sup> | (ja:ŋ <sup>21</sup> ) | ja:w <sup>33</sup> na:n <sup>33</sup> | ju: <sup>21</sup>   | kʰa:ŋ <sup>41</sup> hu: <sup>14</sup> | teʰan <sup>14</sup>                   |
|                         |   | 荡漾                                                      | 地                     | 长久                                    | 在                   | 耳边                                    | 我                                     |

(2a) 中，汉语方式状语“长久”后面更倾向于带“地”的原因在于它与核心动词“荡漾”的距离比较远，处所状语“在我的耳边”夹在两者中间。它后面带“地”之后，其与核心动词“荡漾”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泰语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加在状语“ยาวนาน ja:w<sup>33</sup>na:n<sup>33</sup> (长久)”前面也是因为“ยาวนาน ja:w<sup>33</sup>na:n<sup>33</sup> (长久)”与核心动词“กังวานก้อง kan<sup>33</sup>wa:n<sup>33</sup>ko:ŋ<sup>41</sup> (荡漾)”之间被“อยู่ข้างหู



ฉัน ju:21kʰa:ŋ41hu:14tɕʰan14 (在我耳边)” 隔开, 使其远离中心语。<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长久”和“ยาวนาน ja:w33na:n33”都是表行形容词 (语义指向是动作行为), 即使其后面不出现任何标记, 读者也不会误解它们的功能。因此, 如 (2b) 所示, “地”“อย่าง ja:ŋ21”都放在括号里面表示两者可以不出现 (它们出现时可以通过形式上拉近两个成分的距离)。那么, (2c) 中, “长久”和“ยาวนาน ja:w33na:n33”后面能省略的原因就不难解释了, 即在我们把它们的位置放到离核心动词最近的位置时<sup>7</sup>, 它们与核心动词的关系就变得更清楚, 而且省略“地”或“อย่าง ja:ŋ21”的可能当然就變得更大。

下面的例句表示即使带“地”“อย่าง ja:ŋ21”的状语位于谓语中心词最近的位置, 但是“地”“อย่าง ja:ŋ21”也不易省略:

(3) “五太太, 瞎子喊来了。请五太太吩咐在哪儿唱,” 袁成走上石阶垂着双手恭敬地向沈氏问道。(巴金《春》)

|                         |   |         |                  |              |                  |
|-------------------------|---|---------|------------------|--------------|------------------|
| a. <u>恭敬地</u> 向沈氏问      | 与 | ถาม     | นางเส้นสื้อ      | อย่าง        | นอบน้อม          |
|                         |   | tʰa:m14 | na:ŋ33sɯn21su:41 | ja:ŋ21       | no:p41no:m45     |
|                         |   | 问       | 沈氏               | 地            | 恭敬               |
| b. <u>恭敬* (地)</u> 向沈氏问  | 与 | ถาม     | นางเส้นสื้อ      | *(อย่าง)     | นอบน้อม          |
|                         |   | tʰa:m14 | na:ŋ33sɯn21su:41 | (ja:ŋ21)     | no:p41no:m45     |
|                         |   | 问       | 沈氏               | 地            | 恭敬               |
| c. 向沈氏 <u>恭敬* (地)</u> 问 | 与 | *ถาม    | (อย่าง)          | นอบน้อม      | นางเส้นสื้อ      |
|                         |   | tʰa:m14 | (ja:ŋ21)         | no:p41no:m45 | na:ŋ33sɯn21su:41 |
|                         |   | 问       | 地                | 恭敬           | 沈氏               |

(3a) 中, 汉语方式状语“恭敬”后面更倾向于带“地”的原因在于它与核心动词“问”的距离比较远, 对象状语“向沈氏”夹在两者中间。“恭敬”后面带“地”之后, 其与核心动词“问”的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泰语中, “อย่าง ja:ŋ21”加在状语“นอบน้อม no:p41no:m45 (恭敬)”前面也是因为“นอบน้อม no:p41no:m45 (恭敬)”与核心动词“ถาม tʰa:m14 (问)”之间被“นางเส้นสื้อ na:ŋ33sɯn21su:41 (沈氏)”隔开, 使其远离中心语。此外, 在这里“地”与“อย่าง ja:ŋ21”都不能省略, 如 (3b) 对两者的标注: 原因在于在汉语中, “恭敬”属于既表物又表行的形容词, 即它的语义指向可以是动作者, 也就是它具有被视为谓语的可能; 在泰语中, “นอบน้อม no:p41no:m45”也有可能被视为谓语, 所以不能不带“อย่าง ja:ŋ21”。此外, 对象状语“向沈氏”被翻译成泰语后, 变成了表示“问沈氏”的动宾结构, 如果“นอบน้อม no:p41no:m45”前不带“อย่าง ja:ŋ21”, 该成分就会容易与“นางเส้นสื้อ na:ŋ33sɯn21su:41 (沈氏)”发生联系, 使句子表达的意义不清楚, 而成为不成立的句子。再看 (3c), 汉语句

<sup>6</sup> 关于汉语和泰语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对比研究, 虽然汉语的状语位于核心动词前面, 而泰语的状语主要位于核心动词后面, 但是两种语言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都遵循语义靠近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 换言之, 两者的“语序正好相反, 形成一种相反的‘镜像’关系”(尹正莉, 2011: 26)

<sup>7</sup> 郭中 (2012) 指出“状语相互之间距离近的要比距离远的换位移动更容易”。其中表示时间的状语和处所 (位置) 的状语被统一称为“时位状语”, 所以 (2) 中表时间的“长久”与表处所的“在我耳边”两个状语可被看成同一类状语, 两者之间换位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



中的两种状语的语序可以转换，但是由于状语“恭敬”与核心动词“问”之间的距离不是决定“恭敬”后面必须带“地”的唯一因素，所以“恭敬”后面不能省略“地”；泰语句中，由于对象状语被翻译为宾语，所以宾语和状语的语序是不能转换位置的。

(4) 他绝望地叫了一声，使得众人都掉头惊讶地看他，他却昂然地大步走了。(巴金《灭亡》)

|                        |   |                    |                    |                                      |                    |                    |                    |                                      |
|------------------------|---|--------------------|--------------------|--------------------------------------|--------------------|--------------------|--------------------|--------------------------------------|
| a. <u>昂然地</u> 大步走      | 与 | เดิน               | ก้าว               | ยาว                                  | ๆ                  | ไป                 | อย่าง              | องอาจ                                |
|                        |   | dx:n <sup>33</sup> | ka:w <sup>41</sup> | ja:w <sup>33</sup>                   | ja:w <sup>33</sup> | paj <sup>33</sup>  | ja:n <sup>21</sup> | ʔon <sup>33</sup> ʔa:t <sup>21</sup> |
|                        |   | 走                  | 步                  | 大                                    | 大                  | 去                  | 地                  | 昂然                                   |
| b. <u>昂然* (地)</u> 大步走  | 与 | เดิน               | ก้าว               | ยาว                                  | ๆ                  | ไป                 | * (อย่าง)          | องอาจ                                |
|                        |   | dx:n <sup>33</sup> | ka:w <sup>41</sup> | ja:w <sup>33</sup>                   | ja:w <sup>33</sup> | paj <sup>33</sup>  | ja:n <sup>21</sup> | ʔon <sup>33</sup> ʔa:t <sup>21</sup> |
|                        |   | 走                  | 步                  | 大                                    | 大                  | 去                  | 地                  | 昂然                                   |
| *c. 大步 <u>昂然 (地)</u> 走 | 与 | *เดิน              | (อย่าง)            | องอาจ                                | ก้าว               | ยาว                | ๆ                  | ไป                                   |
|                        |   | dx:n <sup>33</sup> | ja:n <sup>21</sup> | ʔon <sup>33</sup> ʔa:t <sup>21</sup> | ka:w <sup>41</sup> | ja:w <sup>33</sup> | ja:w <sup>33</sup> | paj <sup>33</sup>                    |
|                        |   | 走                  | 地                  | 昂然                                   | 步                  | 大                  | 大                  | 去                                    |

(4a) 中，汉语方式状语“昂然”后面更倾向于带“地”的原因在于它与核心动词“走”的距离比较远，另一个方式状语“大步”夹在两者中间。泰语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องอาจ ʔon<sup>33</sup>ʔa:t<sup>21</sup>”的位置远离核心动词，而其前面必须带“อย่าง ja:n<sup>21</sup>”，如(4b)所标注。(4c) 中，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泰语中，这两个状语的位置都不能互换。虽然能转换，即能将带“地”和“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的状语移到核心动词最近的位置，但是“地”和“อย่าง ja:n<sup>21</sup>”也不能省略。因为两者在这里还起到音节和谐的作用，即“昂然地走”“เดินอย่างองอาจ dx:n<sup>33</sup>ja:n<sup>21</sup>ʔon<sup>33</sup>ʔa:t<sup>21</sup>”在音节组合上都属于 2+2 形式，音节上很和谐，所以不该省略。至于两个状语的语序不能转换的问题，这涉及到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大步/ก้าวยาว ๑ ka:w<sup>41</sup> ja:w<sup>33</sup>ja:w<sup>33</sup>”与核心动词的关系比“昂然/องอาจ ʔon<sup>33</sup>ʔa:t<sup>21</sup>”与核心动词的关系更亲密，使得它们很难分开。不仅如此，与有显性标记的状语相比，没有显性标记的状语在语序上的自由度更低一些，即“有显性标记的附加语可以出现的位置就会比没有标记的多，因为它可近可远，……”（郭中，2012：108）。因此，从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和表面形式上看，“大步/ก้าวยาว ๑ ka:w<sup>41</sup> ja:w<sup>33</sup>ja:w<sup>33</sup>”是不能与核心动词分开的。

总的来说，除了汉语、英语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距离-标志对应律来解释泰语的中状结构中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的分布规律。这告诉我们该语言共性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把有显性标记的状语放到中心语最近的位置时，我们也不一定能把这种标记省略，实际上还要考虑到其他相关因素。最后，带有明确标记的状语在句子中的位置似乎更具有灵活性。特别是当它与中心词的距离增加时，其与中心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仍然保持清晰。

## 五、“地”“อย่าง ja:n<sup>21</sup>”与“重度-标志对应律”

“重度-标志对应律”展示了成分的重度（无论是长度还是结构复杂度）与其句法地位标记之间的



密切关系。这一法则由陆丙甫在 2011 年提出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陆丙甫，2011：291）。简而言之，当一个成分简短且结构简单时，人们可以迅速地识别并处理它，因此这种成分往往不需要附加的标记。然而，当一个成分变得较长或结构复杂时，人们在处理这些信息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提高处理效率，这种成分就更有可能携带明确的句法地位标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确保信息的清晰传达和有效处理，无论其复杂度如何。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语言的可读性和理解度，还能够优化我们的认知资源，提高沟通的效率。理解并运用“重度-标志对应律”对于提高我们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沟通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陆丙甫（2011）认为在不同语言的不少语言形式中，语法标记的有无是跟“重度-标志对应律”这条语言共性有关系。其中，状语标记是否出现也跟该条共性有关。例如：

（例句引自陆丙甫，2011）

(5) a. 认真(地) 讨论了如何才能真正彻底解放思想的问题。

b. 像讨论命运决定战一样认真\*(地) 讨论了如何才能真正彻底解放思想的问题。

(5a) - (5b) 中，唯一不同的成分是状语成分。相对来说，(5a) 中的状语形式更简单，(5b) 中的状语形式更复杂。陆文认为前者因重度不大，所以“地”可带可不带；后者因重度比较大，所以“地”不能不带。

基于此，我们会发现状语标记“地”出现在比较长且复杂的状语后面时，能够帮助我们毫不费力地识别出该状语与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若“像讨论命运决定战一样认真”后面不带“地”，无论整个句子是否成立，我们的大脑也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处理信息。我们认为在泰语中，若动词后面面对着较长而复杂的状语，即使状语谓动词后面是 SVO 语言的优势语序，同样也需要在状语前面标记出状语与核心动词的语义关系。否则就会产生歧义，甚至整个句子不能成立。例如：

(6) a. “不会的，”觉英很有把握地回答了一句，依旧转过头俯着身子弄金鱼。（巴金《春》）

|              |    |   |                    |                    |                                                                          |
|--------------|----|---|--------------------|--------------------|--------------------------------------------------------------------------|
| <u>很有把握地</u> | 回答 | 与 | ตอบ                | อย่าง              | มั่นใจ                                                                   |
|              |    |   | to:p <sup>21</sup> | ja:ŋ <sup>21</sup> | man <sup>41</sup> ʔok <sup>21</sup> man <sup>41</sup> teaj <sup>33</sup> |
|              | 回答 | 地 |                    |                    | 很有把握                                                                     |

b. 他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依旧不快不慢的跑着。（老舍《骆驼祥子》）

|              |   |   |                   |                                     |                    |                                                    |                  |                                     |
|--------------|---|---|-------------------|-------------------------------------|--------------------|----------------------------------------------------|------------------|-------------------------------------|
| <u>不快不慢的</u> | 跑 | 与 | วิ่ง              | ต่อไป                               | อย่าง              | ไม่ช้า                                             | และ              | ไม่เร็ว                             |
|              | 跑 |   | wiŋ <sup>41</sup> | to: <sup>21</sup> paj <sup>33</sup> | ja:ŋ <sup>21</sup> | maj <sup>41</sup> te <sup>h</sup> a: <sup>45</sup> | le <sup>45</sup> | maj <sup>41</sup> rew <sup>33</sup> |
|              |   |   |                   | 下去                                  | 地                  | 不快                                                 | 而                | 不快                                  |

(6a) 中，“很有把握”后面要带“地”的原因是因为该状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短语，即其比“把握”在形式上复杂得多。从层次分析上看，可以分成“[很[有+把握]]”或“[Ad[V+O]]”。因为它的重度比较大，虽然它与核心动词之间的距离不远，状语标记“地”也不能省略。泰语中，“อย่าง ja:ŋ<sup>21</sup>”加在状语“มั่นใจ man<sup>41</sup>ʔok<sup>21</sup>man<sup>41</sup>teaj<sup>33</sup>”前面也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比较特殊的格式组成的，



即“มัน<sup>man<sup>41</sup></sup>.....มัน<sup>man<sup>41</sup></sup>.....”形式(“มัน<sup>man<sup>41</sup></sup>”的意思是“坚信”),该形式可加强“有信心、有把握”意义的程度,所以在这里“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也不能省略。(6b)中,“不快不慢”后面要带“地”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并列结构,由“不.....不.....”形式组成的。泰语中,与“不快不慢”对应的也是基本相同的短语形式,即“ไม่ช้าและไม่เร็ว<sup>maj<sup>41</sup>te<sup>h</sup>a:<sup>45</sup>le<sup>45</sup>maj<sup>41</sup>rew<sup>33</sup></sup>(不慢而不快)”。稍微不同的是状语前面的“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还是属于可带可不带的情况:不带“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时,该成分还是状语,其语义指向还是核心动词“跑”,只是描写性的意味会少一些;而带“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时,其描写性的意味会比较强,更适合用在以上的语境中。然而,如果我们把“ไม่ช้าและไม่เร็ว<sup>maj<sup>41</sup>te<sup>h</sup>a:<sup>45</sup>le<sup>45</sup>maj<sup>41</sup>rew<sup>33</sup></sup>”成分变得更复杂一点,如“ไม่ช้าและไม่เร็วไปกว่าคนอื่น<sup>maj<sup>41</sup>te<sup>h</sup>a:<sup>45</sup>le<sup>45</sup>maj<sup>41</sup>rew<sup>33</sup>paj<sup>33</sup>kua:<sup>21</sup>khon<sup>33</sup>?u:n<sup>21</sup></sup>(不比别人快,也不比别人慢)”,这时状语成分的重度就變得越来越大,大到很难省略“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了。因此,判断一个状语的重度是没有准确的标准的,它“仅仅表现一种大致的倾向”(陆丙甫,2011:293)而已。

除此之外,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距离也远,重度也大”的状语修饰核心动词的问题。例如:

(7)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巴金《家》)

- a. 没有目的\*(地) 四处飘落 与 ร่วงหล่น ลง ที่โน้นที่นี่ บ้าง (อย่าง) ไร้จุดหมาย  
 ruan<sup>41</sup>lon<sup>21</sup>lon<sup>33</sup> t<sup>h</sup>i:<sup>41</sup>no:n<sup>41</sup>t<sup>h</sup>i:<sup>41</sup>ni:<sup>41</sup> ba:n<sup>41</sup> (ja:n<sup>21</sup>) 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  
 落 下 那里这里 有的 地 无目的
- \*b. 四处没有目的(地)飘落 与 ? ร่วงหล่น ลง (อย่าง) ไร้จุดหมาย ที่โน้นที่นี่ บ้าง  
 ruan<sup>41</sup>lon<sup>21</sup>lon<sup>33</sup> (ja:n<sup>21</sup>) 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 t<sup>h</sup>i:<sup>41</sup>no:n<sup>41</sup>t<sup>h</sup>i:<sup>41</sup>ni:<sup>41</sup> ba:n<sup>41</sup>  
 落 下 地 无目的 那里这里 有的

(7a)中,汉语里的“没有目的”和泰语里的“ไร้จุดหมาย<sup>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sup>”都带有状语标记“地”“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地”“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的出现是距离-标志对应律与重度-标志对应律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距离上看,“没有目的/ไร้จุดหมาย<sup>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sup>”与核心动词“飘落/ร่วงหล่น<sup>ruan<sup>41</sup>lon<sup>21</sup></sup>”的距离比较远。从重度上看,“没有目的/ไร้จุดหมาย<sup>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sup>”也属于较为复杂的短语,即从层次分析上看,可以分成“[没[有+目的]]”“[ไร้<sup>raj<sup>45</sup></sup>(没有、无)+จุดหมาย<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sup>(目的)]”。因此,它们后面不能省略“地”和“อย่าง<sup>ja:n<sup>21</sup></sup>”。(7b)中,为了缩短“没有目的/ไร้จุดหมาย<sup>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sup>”与“飘落/ร่วงหล่น<sup>ruan<sup>41</sup>lon<sup>21</sup></sup>”之间的距离,我们试着把这两个状语放到靠近于核心动词的位置,结果是即使两者靠近核心动词,而且还带着显性标记,我们也认为两个句子是难以接受的:汉语句不能成立;泰语句难以成立。潜在原因可以如下解释:

汉语中,“没有目的地”用来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即方式状语;“四处”用来表示动作进行的处所,即处所状语。本来处所宾语的位置应该在方式状语之前(参考郭中,2007;郭中,2012),但如果我们从“四处”的意义来看,它表达的处所义实际上是很不明确的,可把它理解为“没有方向”之义。因此,这里它与“没有目的地”一样,可以用来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也属于表方式类的状语。





以两者都能成立。对于同一个语言中的结构难度的差异：汉语中“没有目的地四处漂落”的平均 SJC 与“四处没有目的地漂落”的平均 SJC 有 0.33 的差异，导致后者不能成立；泰语中，“ร่วงหล่นลงที่โน้นที่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ไรจุดหมาย ruan<sup>41</sup>lon<sup>21</sup>lon<sup>33</sup>thi:<sup>41</sup>no:n<sup>41</sup>thi:<sup>41</sup>ni:<sup>41</sup>ba:n<sup>41</sup>ja:n<sup>21</sup>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的平均 SJC 与“ร่วงหล่นลงอย่างไรจุดหมายที่โน้นที่นี้บ้าง ruan<sup>41</sup>lon<sup>21</sup>lon<sup>33</sup>ja:n<sup>21</sup>raj<sup>45</sup>teut<sup>21</sup>ma:j<sup>14</sup>thi:<sup>41</sup>no:n<sup>41</sup>thi:<sup>41</sup>ni:<sup>41</sup>ba:n<sup>41</sup>”的平均 SJC 只有 0.08 的差异，这意味着后者虽然不如前者自然，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总的来说，除了汉语中的应用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重度-标志对应律来解释泰语中状结构中的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的出现问题。当状语由较为复杂的成分充当时，更有可能出现“อย่าง ja:n<sup>21</sup>”，因为没有它，状语与中心词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不够明确。

## 六、结语

通过语言类型学视角讨论汉泰状语带状语标记结构的语序及状语标记的分布规律，我们可以解释两种语言的状语语序是由哪些理论及原则决定的。在状语的语序对比研究中，汉语和泰语状语的排列顺序均遵循了诸如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以及内小外大的倾向等语言规律。然而，汉语状语的前置特性却与“核心-从属语”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发现语序的这种差异不仅仅是表层现象，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状语所传达的语义内容。具体来说，根据时间顺序象似性原则，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前的汉语带“地”状语通常用来描述动作发生前已经存在的状态或者方式；而位于谓语中心词之后的泰语带“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状语则倾向于描绘动作完成后的状态或者结果。这种语序与语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了语言表达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准确运用汉泰两种语言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表面上，是不同语序的两个结构，但在深层次上，都是受相同的动因所制约的”。对于汉语状语标记“地”、泰语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的分布规律问题，两者是否出现可以使用“距离-标志对应律”“重度-标志对应律”两条语言共性来解释。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相对应的汉语和泰语句子中，状语标记的使用并不能总是依据完全相同的原则进行解释。例如，在汉语句子中，“地”的使用可能与“重度-标志对应律”相关，但在对应的泰语句子中，我们不一定能认为相应的状语重度较高，从而需要使用“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等标记。这表明，“地”与“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等标记的使用还受到汉语和泰语各自“个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由于汉语和泰语状语所表达的含义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导致汉泰状语对应情况极其复杂的原因之一。例如，泰语带“อย่าง ja:n<sup>21</sup>”状语由于能够表达结果，因此该结构有可能适用于汉语的补语对应结构；汉语状语由于常用来表示先发生的状态或方式，在泰语中不一定使用典型的状语形式来表达等。通过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化对汉泰状语对比研究的理解，并丰富相关的学术讨论。



## 参考文献

- Dryer, Matthew S.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J]. Language, 1992, 68(1) : 81-138.
- 戴浩一.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 [J]. 国外语言学, 1988, (1): 10-20.
- 陈京苗. 汉泰状语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冯歆桐. 汉泰定状语对比研究及泰国学生汉语定状语习得偏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 [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郭中. 现代汉语多项状语共现语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江西: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郭中. 汉语多类状语共现的语序自由度及其解释. [J]. 汉语学习, 2012, (4): 104-112.
- 江竹青. 泰国学生汉语修饰语习得偏误的分析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福建: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柯伟智. 语序类型学视角下的汉泰修饰成分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2, (2): 70-76.
- 刘丹青.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4): 5-12.
- 刘丹青. 语言类型学与国际中文教育. [J]. 语言文字应用, 2022, (1): 31-43.
- 陆丙甫. 语句理解的同步组块过程及其数量描述. [J]. 中国语文, 1986, (2): 80-92.
- 陆丙甫. 作为一条语言共性的“距离-标记对应律”. [J]. 中国语文, 2004, (1): 3-15.
- 陆丙甫.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 (上): 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 [J]. 当代语言学, 2005, (1): 1-15.
- 陆丙甫. 论形式和功能的统一是语法分析的根本基础——兼谈转换语法的一些发展. [J]. 外国语, 2006, (3): 36-51.
- 陆丙甫. 重度-标志对应律——兼论功能动因的语用性落实和语法性落实. [J]. 中国语文, 2011, (4): 291-300.
- 陆丙甫、金立鑫. 语言类型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舒欢欢. 汉泰语修饰语对比及教学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广东: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孙汉萍. 汉、泰的同异性比较. [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5, (2): 34-39.
- 汪牡丹. 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定、状语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硕士学位论文]. [D], 江苏: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 魏雅静. 从三个平面论状语标记“地”的泰语对应词——以 21 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及其泰译本为例, 中国学论文集: 泰国皇后大学建校 25 周年, 2024: 1-22.  
([https://issuu.com/imu-mfu/docs/bc2\\_2023?fr=xKAE9\\_zU1NQ](https://issuu.com/imu-mfu/docs/bc2_2023?fr=xKAE9_zU1NQ))
- 吴素华. 汉泰语修饰语的类型学研究及教学策略:[硕士学位论文]. [D], 福建: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的定义与分类[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2, (4): 12-17.



颜雪云. 汉泰状语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 [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尹正莉. 汉、泰语状语语序的比较研究及泰国学生习得状语的偏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 [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余茵. 泰国学生汉语状语语序习得偏误与对策探析.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9, (29): 100-101.

赵三坤. 泰汉教学中的泰汉谓词修饰语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广西: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                                                                                                     |
|-----------------------------------------------------------------------------------|-----------------------------------------------------------------------------------------------------|
|  |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b><br>SUPIDCHAYA AMKID                                                   |
|                                                                                   |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b><br>Master' s degree                                                |
|                                                                                   |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b><br>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China        |
|                                                                                   |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b><b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br>- Linguistic Typology |
|                                                                                   | <b>Address (地址):</b><br>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China                          |